

二叔与花船

◆ 张立俊



呀？”我不禁问立中弟。立中弟扑哧一笑，对着我的耳朵，轻轻地说：“难道你没看出来吗？那是俺爹。”

啊，二叔？怎么可能呢？算起来，如今二叔该是50多岁的人呢！这么一大把的年纪，哪能扮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？哪会有这么优美的舞姿和动人的唱腔？我不信，一点儿也不信。

立中弟见我愣着，明白我心里在想什么，他笑了笑，再次对我说：“哥，真的是俺爹，不信，你再仔仔细细地看看。”

我特地戴上眼镜，睁大双眼，对着花船里的那个“姑娘”一看再看，终于认了出来，确实确实是我二叔！花船走到离我较近时，二叔还向我会意一笑，又微微地点了点头，然后继续进行他的表演。

意外演红了新明星

回家的路上，立中弟与我并肩走着，一面向我讲述着二叔与花船的故事——

原来，前几年村里有名的花船表演“明星”王二律病了，一直卧床不起，动弹不得，再也不能进行花船表演。眼看春节就要来临，村长急得团团转，就来与二叔商量，看如何是好。想不到二叔竟说：“就让我来试试吧！”这是村长意想不到的事儿，

忙问：“您老行吗？”二叔自信地说：“我看没问题。”

从那天始，二叔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练习表演之中，只要一有空，他就对着大镜子排练，一早就对着大山练嗓子。每次排练，他都拉着二婶当“参谋”，要二婶对他每个动作，每段唱腔进行评判，时间短，任务重，经常累得二叔筋疲力尽，大汗淋漓。但他一想到乡亲们渴望他的表演，就浑身来劲，再苦再累，都不在话下！

经过一个多月艰苦卓绝的练习，二叔终于学会了花船表演，此后每次演出，都会得到广大乡亲们的热烈欢迎。后来每年过节，村长都要来请二叔表演，数年磨炼，加上不断琢磨、研究，二叔的演技更上一层楼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只要一听说二叔表演，四面八方的乡亲们，都会如潮水般地涌来。

晚饭前，二叔回到了家里。我一把拉住二叔粗糙的双手，激动地说：“二叔，今天你的表演绝啦，我差一点认不出您呢！”二叔大手一挥，谦虚地说：“哪里，差远呢！”说着就吩咐立中拿酒来，“快让我与你哥痛痛快快地喝两盅！”

外面传来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，二叔边喝酒边笑，我想此时二叔的心里比蜜糖还甜！

到了浦东后，我又振作起精神，将米包和自行车移离轮渡，摺在码头上。浦东码头到岸上的浮桥是上下坡形，桥面又是网眼状钢板，在那桥面上移动米包，阻力很大，简直像拖死猪一样。等了一阵，见到一位拉泔水的，我们互相帮对方把车子 and 货物推上岸去。

这时，我已精疲力尽，老天却开始飘下雪花，而且越来越大，眼睛几乎都睁不开。晚上七点钟时，总算到家了。不一会儿，弟弟推着自行车也回来了。原来，他在去北郊站的途中，车子轮胎被碎玻璃扎破，一路推着车子找补轮胎的地方。小年夜了，大家都准备过年，上哪儿去找啊？等他到北郊站时，我早已离开那里……

一个人“踏”回这包米，元气大伤，整个春节期间都呆在家里休息恢复。事后，我给朋友去信，除感谢之外，恳请他今后再也不要托运任何东西给我，因为去北郊站提一次货物实在不容易！

如今，上海市民已不吃糍米了，上好的东北大米成了每家每户很平常的东西。可是不要忘记农民朋友，为了我们的每日三餐，他们起早贪黑、冒着严寒酷暑，在广袤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。更应该让我们的后代知道粮食来之不易，“粒粒皆辛苦”啊！

走亲戚

◆ 徐振琪

大鱼大肉背后的“谜”

走亲戚，是老家农村新年里一幅沿袭千年的民俗风景画：暖暖的艳阳下，阡陌纵横的乡间土路上，一对夫妻正从前面走来，他们衣着整齐，男的往往背上驮个小孩，女的也许身前还走着个较大的孩子，手里则拎着几个红纸和毛纸包扎的礼包，多半是南货店的食物，酥糖啦、云片糕啦、枣子柿饼啦……他们的脸上喜气洋洋，刚与你擦肩而过，前面又有相似的人在兴冲冲地走来……

这些人赶路的目的相同——走亲戚。

多少年后的新年里，民俗风景画依然在艳阳下展现，但画面大大地新颖生动起来：我和妻坐在姨外甥春泉驾驶的轿车里，平整的乡村公路上，不时有靓车、摩托车交会而过，连轮子转动的声音，也奏响着新年的欢乐。

哦，走亲戚的画中人我，此刻脑子也似滚滚的车轮，旋转出当年走亲戚的情景来。

那是我们夫妻婚后第一次新

年里到姨娘家走亲戚。

姨娘年纪五十挂零，不幸两年前死了姨夫，膝下一儿一女，表弟25岁了还没找对象。为了还姨夫患病时借的债，全家人正过着紧巴巴的日子。我们晓得姨娘接下去还要招待来走亲戚的客人，讲好吃饭一定要“筷下留神”。哪知上了桌面，出乎意料，满满八大碗，全是鱼呀肉呀鸡呀蛋呀，丰盛得让人咋舌。咦，姨娘刚才还在叹苦经，生产队扣除借款她家无红可分，难道为招待我这个姨外甥女婿，又借了债吗？

姨娘见我俩吃菜伸伸缩缩，一把抢过我们的筷子，大块鱼大块肉地挟了过来，拦也拦不住。我俩吃了个不亦乐乎，可心中却捣腾着个“谜”。

吃罢午饭，正和姨娘谈心，听得隔壁的二婶在呜呜哭泣，声音还挺伤心。姨娘说，今天她的大女儿一家来走亲戚，刚才还听他们在嘻嘻哈哈呢，怎么女儿女婿一走就哭鼻子啦？我们也觉得奇怪：新年里受啥委屈啦——这又是一个“谜”。

四碗“仗义菜”救了急

二婶越哭越揪心，姨娘和表妹忍不住跑去她家。一会儿，她们拖了二婶到自己家，只听她们说：“你看，我家碗橱里菜多着呐，谁骗你呀。”“不，我不能拿！我知道这些菜，是冬生……”二婶看了看我们，涨红脸逃回了自己家。姨娘和表妹各拿了两碗满满的荤菜，“咚、咚、咚”跑着送到了二婶家去。

母女俩回来一说，我们心中的两个谜都揭穿了。原来，姨娘款待我们的这些丰盛菜肴，是表弟冬生冒着刺骨寒冷，穿了橡皮衣，下河摸了三天鱼换来的。如果说这个谜底让我们深受感动的，后一个谜底却让人颇为感伤了。原来，和婆婆相依为命的二婶，好不容易置办了这些鱼肉，准备招待来走亲戚的两家女婿。靠挣工分吃饭的乡下人都知道，置办一桌年夜饭是多么的不容易，因此即使走的是最亲近的娘家，桌上都懂得要“筷下留神”，下饭只靠垫底的青菜蔬果之类蔬菜。无论主人“请”字喊得多么响亮，客人至多吃一块肉、一个蛋……因为主人家添添加加，这菜肴还要

留着招待后来的客人哩。可今天大女婿一家，全不遵守这个“潜规则”，三个人敞开肚子，单小外孙一人，就吃了两块红烧肉、三只油豆腐塞肉、四个酱苕蛋。一顿饭，一桌菜肴吃掉十之八九。二婶心都抖了，后天二女婿一家来再也没钱买菜招待了……

姨娘的这四碗“仗义菜”，最后救了二婶的急。

我们却待不下去了。姨娘碗橱里的菜肴不多了，她拿什么来招待后来走亲戚的客人呀！可姨娘死活要留我们过夜，她说听你们的，橱里的菜不动，晚饭换一下口味。姨娘走进灶房，我们只听得鸡叫，赶进去一看，一只生蛋的母鸡已挨了刀在地下扑腾。姨娘捧出个沉甸甸的草窝说：明天叫冬生去卖了，又能换来鱼呀肉呀……唉，是姨娘家舍不得吃，积攒下来的鸡蛋啊……

如今，坐在姨娘家新楼前的院场上，沐浴冬日的煦阳，品啐着熏青豆芝麻茶，我又和姨娘谈起这段走亲戚的寒酸往事，九十高龄的姨娘笑得前仰后合。托改革开放的福，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。

表弟冬生父子种植苗木早已致富，二婶被女婿家接去享福了。全村高楼林立，汽车星驰，走亲戚的礼品换成了高档烟酒、保健品。亲人们见面诉谈的，亲情之外，还有新一年发展生产的展望……

我们正拉呱得欢，表侄他们早摆下了丰盛的酒筵招呼大家入席，全是农家生态饲养的猪羊鸡鸭和绿色环保蔬果菜肴。在这一年比一年更新更美的走亲戚民俗风景画里，我们共同举杯，迎接未来层楼更上的幸福！



本版插图 叶雄

“踏”米

◆ 肖俊锋

我们一批老知青去太仓璜泾镇活动，礼物中各有一袋小包装的大米。拎着这白白花花的大米，不禁回想起去铁路上海北郊站提取一麻袋大米的经历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，时近小年夜。单位提前放春节假，午后我一到家，看见一张北郊站寄来的到货通知。这是远在东北的朋友托运来的200斤新大米，须在两天内提货，否则，一要移库，二要收保管费。

朋友早先来信说：怕我回到上海生活后，吃不惯粗米饭，临近春节了让我们全家尝尝新鲜。那年代上海市场上少见又香又糯的东北大米。我决定立即去提出大米，拿回来分点给亲友，也让大家分享一下。

北郊站离我家约20公里。那时，住在浦东的居民到浦西去，唯有坐轮渡过江。单位的车子都封存，租车更没条件，无奈之下，我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弟弟，让他请半天假，骑自行车到北郊站帮我将大米拆包一分二，把大米“踏”回来。

我从家里带了两只麻袋，骑着自家的“老坦克”出发了。赶到北郊

站办完提货手续，却左等右等也不见弟弟到来。联络不便，无法知道发生什么变化。等到下午三点，仓库发货员要下班了，我只好一个人将这包200斤的大米慢慢拖到站台上。

夕阳已西下，不能再等了。我鼓足力气将大米搬到自行车后座上。幸亏是“老坦克”，车子自身较重，算是扛住了大米的重量。我费力地推着车子开始起步，稳住车把骑上去。

从北郊站(当时叫走马塘)出口出来后即遇到上桥。坡度虽说不大也不算小，可是对我这个第一次骑如此沉重货物的人却是个考验。摇摇摆摆骑上桥，虽是寒风凛冽的天气，却一身是汗，好在没翻车。

夜幕降临，路上行人和车辆多了起来。我小心翼翼地靠着路边向秦皇岛路轮渡码头慢慢骑行，快到五点半时，才算“踏”到了轮渡口岸。此时，乘轮渡过江正是客运高峰，黄浦江水位又是退潮期，轮渡口岸与码头连接的浮桥呈大下坡形。我使劲把着龙头，车子还是控制不住，直冲下去闯到船内，连人带车及米包翻倒在地。还好船不太拥挤，未伤及他人，几位好心人帮我扶了起来。